

记得前世的儿童

史蒂文森教授：《记得前世的儿童》简介

(Ian Stevenson, M.D., *Children Who Remember Previous Lives*,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1.)

经过半个世纪以来许多科学家和医学家的努力，西方人中相信轮回转世这一事实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地回升。根据几次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现代西方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相信轮回转世。而在这些研究轮回转世的科学家中，史蒂文森教授是一个公认的杰出代表。自 1961 年以来，史蒂文森教授便不知疲倦地奔波于世界各地，收集、整理和验证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案例，迄今已有四十个年头，收集到的案例也有二千多个。

《记得前世的儿童》初版于 1987 年由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史蒂文森教授当时已经出版的轮回转世研究著作中与《二十案例示轮回》齐名、但学术价值更高的另一本经典著作。在本书第二版之前，史蒂文森教授出版了他的两卷医学巨著：《轮回转世与生物学：胎记和先天缺陷的病因》。在本书第二版中他便充分利用上述著作中的材料，丰富本书中的有关内容，增添了两个与此相关的案例。同时，在资料的分析、观点的叙述和理论的阐述方面也较第一版有不同

程度的改进。

与作者已经出版的几本专门分析、研究轮回案例的专著不同的是，本书全面而概括地介绍了轮回转世信仰和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解释了心灵学和轮回转世研究中常用术语的意义、对轮回案例研究中证据进行分类、介绍了典型轮回案例的特点、对轮回案例的分析和解释、轮回概念对心理学和医学中疑难问题的解释所具有的价值，并明确地阐述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而这一切，又都体现于作者精心挑选的十四个以儿童为对象的转世案例中。这些案例来自九个不同的国家。

既然每个人都是转世来的，为什么迄今报导的转世案例数目比起世界人口的总数来还是微乎其微呢？研究表明，人们对轮回转世这一事实的否定、不相信或者隐瞒态度直接起到了掩盖这一事实的作用。相信的人一旦发现自己的小孩谈起前世的生活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和泰国)还公开报导，甚至引起高层政府官员的注意，这样便可能导致这些案例被收集和研究。但也有些相信转世的人虽然知道自己的孩子在谈他们前世的事情，也不愿让人知道，更不愿被报导和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记得前世的小孩容易夭折。有些人还想方设法地要把自己的小孩对前世的

记忆“弄掉”。有些小孩因记起了前世惨死的可怖情节或者前世自己属于更高阶层的家庭 而使得今生的父母感到难堪，因而不愿被人知道而加以掩盖。而不相信的人发现自己的小孩谈起前世的生活时，通常都会把它当作“打胡乱说”而不予理会和认真对待，这样就错过了这些案例被发现和研究的机会。况且象史蒂文森教授这种严肃认真、不辞辛劳、跑遍世界去收集和 研究转世案例的学者又有几个呢？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强力推行无神论的极权国家)的人即使发现了转世案例，也因环境的压力而不可能被知道，更不可能被研究。

下面的故事梗概摘自本书十四案例中的一个。

1953 年 12 月，廷昂苗出生在缅甸的纳苏尔村。出生前几个月，她的母亲曾连续梦见一个矮胖的日本士兵，只穿著短裤，没穿上衣，跟著她走并说要来和他们一起生活。她认出这个士兵是日军占领纳苏尔时期的一个军队厨师。出生后，亲人发现在她的小腹下面有一小块深色的胎记。

廷昂苗四岁时表现出对飞机极度的恐惧感，并声称自己是被飞机开枪打死的。与此同时，她还情绪低落独自流泪，说她“想念日本。”她记起自己是一个曾经驻扎在这个村里的日本士兵，是被一架盟军飞机低空扫射时射死的。当时他正在

一堆木柴旁准备做饭，只穿著短裤，系著一条宽皮带，没穿上衣。那架飞机向他俯冲扫射，他绕著木柴跑想逃命，但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小腹下部，立时身亡。那个日本士兵来自日本北方，已经娶妻生子。她记得前世有五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还记得入伍前拥有一个商店。

廷昂苗拒绝穿女孩子的衣服，而坚持穿男式服装。她说穿女式衣服要头疼，皮肤也痒，穿男式衣服就舒服。校方坚持要她穿女式衣服才能上学，她拒绝不依，双方僵持，她(当时十一岁)只好退了学。她还说过，她想有一条宽皮带，保护她的肚子不冷。孩童时期，她总是和男孩子一起玩，特别喜欢玩当兵的游戏，并让她的父母给她买玩具枪。而她的姐姐和弟弟都从来不玩当兵的游戏也没要过玩具枪。她长大以后，不再想去日本了。可是在性倾向方面一直十分男性化，而且决定终生不嫁。到1981年5月(她已经快28岁了)，她还谈到要参加军队和男人们一起打仗。她始终男式打扮，留著短发。

——此简介来源正见网。

小查特金 (美国-阿拉斯加)

在阿拉斯加南部，有一个特林吉民族属于印第安人。其

中有个叫维克多·文生的渔夫。有一天，他告诉一个跟他很亲近的侄女查特金太太说，在他死后，他将转生为她的儿子。他让她看自己身上因小手术留下的两处疤痕，一处靠近鼻梁，一处在后背上方；并说她可以由胎儿身上出现的与此疤痕相应的两处胎记来认证他的转世。

文生死于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大约十八个月后，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查特金太太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小查特金。奇特的是，小查特金身上有两处胎记，其位置刚好就是文生身上疤痕所在的位置。据查特金太太说，到一九六二年的时候，这两处胎记已经从初生时的地方有所移动，可仍然非常明显。尤其在背部的那一处胎记更令人印象深刻，那是一块大约三厘米长五毫米宽，比正常的肤色深而稍微隆起的区域。尤其是，在胎记的四周有许多小圆点，就像是手术时用针缝合伤口所留下的痕迹。此点非常吻合文生因动小手术而留下的疤痕样式。

当小查特金才十三个月大时，有一次，查特金太太试图教他念他的名字。那知小查特金不耐烦地跟他妈妈说：“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卡柯迪啊！”卡柯迪是文生的一个特林吉族语的名字。查特金太太将此事告诉她一个婶婶，这位婶婶告诉她说，在小查特金出生前不久，她曾梦见文生

对她说，要来当查特金太太的儿子。查特金太太非常惊讶，因为她并没有告诉她婶婶任何有关文生曾经对她说过的话。

在小查特金两岁多时，他自动地认出许多文生生前所熟悉的人，其中有文生的太太。他讲过两件发生在文生身上的事情，按说都是他不可能知道的。此外小查特金的一些行为特点，也非常类似文生。例如，小查特金梳头发的样子非常像文生；小查特金和文生都会口吃；还有彼此都非常喜欢船和戏水；彼此都有同样强烈的宗教倾向；而且彼此都是左撇子。小查特金很小就显现出操作引擎的兴趣，并有修理机器的技能。他曾自己学会开船，而这点不太可能承袭或学习自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对引擎和机器并没有什么兴趣和技能。

大约九岁以后，小查特金就不怎么谈到他的前世了。到了一九六二年时，他说他已经什么都记不得了。到了一九七二年，他的口吃毛病，除了在激动时，可说几乎已正常了。他仍然保持对引擎的兴趣。但不幸的，在参加越战时他是炮兵，一颗在他附近爆炸的炮弹损伤了他的听力。此外，他身体状况良好，并在离家不远的一家纸浆厂工作。

邦库奇·普罗姆辛 (泰国)

邦库奇·普罗姆辛于 1962 年 2 月 12 日出生在泰国那康撒万省唐卡村。他的父亲帕莫润·普罗姆辛是唐卡附近的一所学校的校长，虽然经济收入一点也不丰厚，但却称得上一个很有教养的人。

在邦库奇能够连贯地说话后不久，或许在这之前，他开始提及他的前生。他逐步地向他的家人透露出前世的细节。他宣称他来自华塔农村（离唐卡村大约 9 公里的另一村庄），说出了他前生的名字叫查姆拉特，以及查姆拉特父母的名字。他也描述了当时他所拥有的东西，例如一把刀子和一辆脚踏车。他提到他家里曾经有两头牛。（邦库奇的家里没有牛）。

特别是，他描述了两个男人在华塔农村村民举办集会时在那里谋杀他的情况。凶手刺伤他多处，拿走他的手表和项链，随后把他的尸体拖到一块地里。（邦库奇描述上述详情的时候是在大约两岁左右。）

邦库奇说查姆拉特死后，在靠近谋杀地点的一棵树上呆了

将近7年。一天，天下着雨，他看见了（现在的）父亲，就陪他坐公共汽车回家。邦库奇的父亲后来回忆道，在他的妻子怀上邦库奇之前不久，他一直呆在华塔农。他在那里参加一个会议，天一直下着雨。邦库奇的母亲，萨瓦伊·普罗姆辛，在怀上邦库奇之前，去过谋杀发生的地区找竹笋。

帕莫润因为他的工作关系认识华塔农的学校老师。但那里没有他的亲属或者社会朋友。他和他妻子都说，他们从未听说过被谋杀的查姆拉特，查姆拉特死时只不过是这个小青年。发生在像华塔农村的谋杀案新闻可能传到了邻村，包括唐卡。但从另一方面讲，那个地区有很高的杀人犯罪率，不可能期望一位居民记住所有发生过的谋杀。而且，在邦库奇谈起查姆拉特之前，他已经被谋杀十多年了。很可能邦库奇的父母听说过查姆拉特谋杀案，但没有太在意并且很快就忘记了。

邦库奇所说的话传到了查姆拉特家，查姆拉特家的几个人到唐卡来看他。（那时他大约是两岁半。）后来，邦库奇和家人去了华塔农。这些拜访几乎验证了邦库奇所描述的一切关于他前生的事情。其中一个杀人犯便迅速逃跑了，另一个尽管被逮捕审讯，但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了。然而，几个警察对这起谋杀案却记得相当清楚。他们确认了邦库奇的一些陈述

是正确的，例如，被怀疑的杀人犯的名字。

和他描述自己的前世生活一样，邦库奇不寻常的表现也同样引起了他的家人的注意。在他谈论自己前世谈得最多的时期，他显露出被他家人视为肮脏的一些坏习惯，例如洗手的方式。他使用一系列他父母都不明白的词语。他也表现出对那些他家里人不大吃或者不是太感兴趣的食物的偏爱。原来查姆拉特的家庭是老挝人（泰国人认为他们不太讲究清洁），邦库奇所讲的奇怪的话是老挝话。然而，邦库奇家里没有其他人使用他说过的老挝词汇。但他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学会老挝话。（唐卡村村民中没人可以教他学老挝话。）邦库奇喜爱的食物，比如糯米饭，是老挝人通常喜爱的；泰国人有时吃这些食物，但比起他自己的泰国家庭，邦库奇喜爱的食物更接近于查姆拉特的老挝家庭。

邦库奇显示出对杀害查姆拉特的凶手不可原谅的态度。几年来，他威胁要报复他们，等他能这样做的时候。他有时用一根小棍子作为他想像中的武器练习击打一根柱子，柱子代表杀害查姆拉特的凶手。他练习的时候会叫出凶手的名字。

就象许多经历过这一类事例的人一样，邦库奇有时把自己想成一个成年人，被无端地束缚在一个孩子的身体里。他象

成年人一样刷牙（在泰国，孩子们通常不刷牙）；至少有一次，他叫当地理发师给他刮胡子。他不理睬同龄的女孩子，却追求成年女人，这令人震惊甚至令人害怕。一个女孩来拜访普罗姆辛夫妇，打算住一段时间。但在邦库奇试图抚摸她后匆忙离去。有时他谈到要加入佛教和尚的行列。邦库奇这两种大相径庭的天性，与查姆拉特的秉性相符，也是顺理成章的：在查姆拉特死时，他有一个几乎要订婚的女朋友；同时，他对宗教有浓厚的兴趣，并表达了要作和尚的意向；在泰国，有很多年轻人做几个月、或者更久的和尚后，又还俗结婚。

随着邦库奇年龄渐增，他对前生的记忆也渐渐淡忘。在他那个村子里，有些孩子取笑他是“有两条命的男孩”。这可能使他声称自己已经忘却的记忆，比他实际忘掉的多。无论如何，他不再与其他人谈论他的记忆。到他十岁时，他可能已经忘记了大部份。在形象记忆淡忘的同时，他不寻常的行为也随之减少了。他逐渐地变得完全正常。最后残存的老挝人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一直喜爱糯米饭。

双胞胎姊妹 (英国)

吉莲和简妮佛，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姊妹，于一九五八年十

月出生在英格兰诺森伯兰郡的赫克斯汉。

当她们在两岁到四岁时，就经常提到有关她们已经逝世的两个姐姐，乔安娜和杰奎琳。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一个疯狂的妇女将她的车开上人行道，撞上了乔安娜和杰奎琳，两姊妹当场死亡。那时乔安娜十一岁，杰奎琳六岁。

一九五八年年初，她们悲伤的母亲有了身孕。她们的父亲深信轮回，确信死去的两个女儿这次一定会成为双胞胎转生回来。虽然医生坚决说并无任何双胞胎的迹象，但父亲始终深信他的妻子怀的是双胞胎。果然，父亲看似草率的预断是正确的，生下的是一对双胞胎姊妹。

而父亲认为是死去女儿再度投胎的想法，也获得进一步的支持。因为在双胞胎妹妹简妮佛身上有两处胎记，其位置和大小都与死去的杰奎琳身上的两处胎记相符。一处在前额靠近鼻根处，符合死去的小女儿杰奎琳，那是有一次跌倒后碰伤所留下的疤痕；另一处胎记在左腰部，也符合杰奎琳身上胎记的位置。

更令人讶异的是，她们的父母从来没有跟她们提起任何有关死去的两个姐姐的事，但当他们将储藏多年的两个姐姐的

娃娃玩具拿给她们看时，她们立刻拿取她们「自己」的娃娃玩具，并给它们取名字，而这些名字，正好和她们死去的两个姐姐为玩具所取的名字完全一样。但是这对双胞胎姊妹，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看过这些玩具，因为自从乔安娜和杰奎琳不幸丧生后，为免睹物思情，悲痛欲绝的父母就将所有的玩具都收藏起来了！

当吉莲和简妮佛还不到一岁时，她们就全家搬到赫克汉斯。直到四岁左右，父母才带她们回家乡探访。但当她们还没到达时，就自发地说起了前面有所学校和公园里有一些秋千。这令她们的父母很感惊讶。因为虽然她们以前曾被带到公园里，但那时，她们还只是坐在摇篮车里不到九个月大的婴儿。并且她们从来没有去过那所学校。

此外，吉莲和简妮佛的一些行为，也很类似乔安娜和杰奎琳。简妮佛非常依赖她的姐姐吉莲，就像杰奎琳依赖她的姐姐乔安娜一样。当双胞胎姊妹开始学写字时，吉莲很容易就学会拿铅笔的正确方法，但简妮佛却总是用整个拳头握住铅笔，这点很符合乔安娜和杰奎琳生前的行为。因为当乔安娜死时，她已十一岁，已经能够正确使用铅笔写字许多年了；而杰奎琳死时，才刚六岁，仍然用拳头握着铅笔写字。

弟转生作儿子 (芬兰)

塞缪尔·赫兰德，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出生在芬兰的赫尔辛基。

到了一两岁的时候，他的一些言行表明，他能记起他母亲的弟弟佩尔蒂·赫基厄生前的故事。继后，塞缪尔表现出一些在自己家里显得反常但却与佩尔蒂十分吻合的举止。

佩尔蒂·赫基厄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出生在赫尔辛基。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年方十八岁时，死于严重的糖尿病。佩尔蒂的母亲安内莉·拉格尔奎斯特和他的姐姐玛尔雅·赫兰德(塞缪尔的母亲)在他死后极度悲伤。

玛尔雅怀孕十周时梦见佩尔蒂。当时她曾一度考虑过堕胎。但在梦里，她听到佩尔蒂对她说：“保住那个孩子。”

当塞缪尔大约一岁半的时候，一问起他的名字，他总是回答“佩尔蒂。”纠正他应该叫“塞缪尔”总是无效的，他坚持说他的名字叫“佩尔蒂”。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他六岁。不过，当母亲叫他“塞缪尔”时，他也会答应或者走过来。

佩尔蒂十岁以前拍的照片最能激起塞缪尔的谈话。有一张照片使塞缪尔想起狗如何咬过他的腿。佩尔蒂三岁的时候被狗咬过，塞缪尔则从来没被狗咬过，也没人告诉过他佩尔蒂被狗咬过的事。而从那张照片上也丝毫看不出他被咬的迹象。

另一次，塞缪尔注意到一张少年时的佩尔蒂拄着拐杖的照片。他说那是他的照片，还说他曾脚上裹着石膏住在医院里。但从照片上看不出他的脚曾裹过石膏，因为那是发生在拍照前的事。大约四岁的时候，佩尔蒂双腿在一次事故中骨折。当塞缪尔讲述这件事时，他自己也是三到四岁。

不仅如此，每当塞缪尔看见一张照片上有佩尔蒂时，他总会说：“那就是我。”当塞缪尔看见照片上佩尔蒂的父亲彭蒂·赫基厄时说：“这是我的父亲。”由于安内莉·拉格尔奎斯特的第二个丈夫有点嫉妒彭蒂·赫基厄，这张照片通常是被藏起来的。塞缪尔在认出那是“他的父亲”之前肯定没有看过它。

塞缪尔也认出了佩尔蒂的一些物品：一个吉它、一件灯芯绒外套和一块旧表。那块表放在一个堆满废旧物品的抽屉里，然而塞缪尔一眼就看到，并把它一把抓在手里，说那是

他的，坚持要保管它。有时候他把它放在枕头下睡觉，其它时候就放在床下的一个抽屉里。

塞缪尔从未直接谈到过佩尔蒂之死。不过，他的两次谈话显示他记得那以后的事情。他说他去过一个地方，那里有许多棺材，其中一些还是开着的(塞缪尔从没去过太平间，但佩尔蒂死后他的尸体被送进去过)。他还说，他死后佩尔蒂的母亲(塞缪尔的外祖母)是如何地大哭不止。

当塞缪尔被带到埋葬佩尔蒂的公墓墓地时，他看着佩尔蒂的墓说：“那是我的墓。”

塞缪尔的母亲和外祖母还提到他的一些与佩尔蒂一样的不寻常的行为。佩尔蒂十五、六岁时，从一个码头上掉下，冲破薄冰，掉进海里，几乎溺死。那次事故以后，他有了恐水症，从此以后不再游泳。塞缪尔对被浸泡在水中有显著的恐惧感，并且特别抵制洗澡。他的外祖母说，给他洗一次澡所作的斗争是一场“梦魇”。

在塞缪尔刚开始讲话的时候，他用父母的名字称呼他们：彭蒂和玛尔雅。他还称他的外祖母安内莉·拉格尔奎斯特为“母亲”。他明白这些身份，而且告诉玛尔雅·赫兰德：“你

不是我的母亲。”塞缪尔对拉格尔奎斯特女士表现出强烈的感情。他两岁前后还曾想吃她的奶(那时他已经断奶,但佩尔蒂在那个年龄还没有断奶。)塞缪尔五岁以后才停止叫拉格尔奎斯特女士“母亲”。

佩尔蒂有个可爱的习惯,就是在圣诞节时沿着房间走一圈,挨个儿亲吻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不是家里其他人的习惯。因此,在一九七八年圣诞节聚会上,当两岁半的塞缪尔像佩尔蒂一样亲吻每一个人时,大家都惊叹不已。

塞缪尔还有两个和佩尔蒂一样的站立姿势。他俩都习惯于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地站立,并且经常把一只手放在屁股上;他俩都倾向于背着手走。家里其他成员都没有这些姿势。

罗伯塔 · 摩根 (美国)

罗伯塔出生于 1961 年 8 月 28 日。当她两岁到两岁半时,就开始谈论她的前世了。在罗伯塔对她前世谈得最多的那个时候,她母亲对转生一无所知,而且认为罗伯塔是在说胡话。后来,通过阅读和反思,她感到罗伯塔不但可能是一直记得一个真实的前世,而且她自己(摩根太太)还因为压制罗伯塔谈论此事而没能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在罗伯塔谈论前世谈得兴起时，罗伯塔的行为“不时表现得象一个被收养的孩子，对她（以前的）父母和住房充满记忆”。她说沿着一条长路往下走，就能到达她以前的住所。那房子就在一个小山坡上，附近没有其他房子。罗伯塔进一步描述了她记得的那所房子及那一带的情况，但她母亲后来却很少记起罗伯塔描述的事情，只记得她以前的家住在有一个有马和狗的农场上。一次，当罗伯塔大约四岁时，被带到一个有马的农场，她径直走向马群并摸弄它们，当有人问她：“你不怕马吗？”她回答：“不，我已骑过很多次马了。”罗伯塔还提及她以前的父亲曾拥有过一辆汽车，她有时会指着一辆车说：“那是我爸爸有过的那种车。”

一次，罗伯塔和她母亲坐在一辆小车里，她指着一条路说那就是她以前生活的地方。她指的是一条连接高速公路的土路，她想沿那条路去看望她以前的家庭。她母亲不愿意。显然，这是因为她母亲当时认识不到罗伯塔有可能是对的。后来，罗伯塔为此责备了她母亲好几天，因为有机会去探望她以前的家庭而她母亲没带她去。

罗伯塔要她母亲给她买和她以前曾有过的玩具相类似的玩具，当她母亲说她不知道这些玩具是什么时，罗伯塔认为她

母亲迟钝，为此她感到苦恼。另一次，罗伯塔又再一次责骂她母亲没有记住她（罗伯塔）的前世，在罗伯塔看来，她母亲应该记得。

罗伯塔显然对她前世父母的长相记得很清楚。对于她前世的母亲，她告诉摩根太太：“你的行为象她，但她长的和你不一样。”罗伯塔喜欢她前世母亲做各种家务的风格包括煮饭。当她（今世）母亲为正餐做些新的菜肴时，罗伯塔有时会告诉父母她以前已经吃过那些菜很多次了。一次她母亲做了道干贝玉米，想给家人一个惊喜，当她端上桌时，罗伯塔说：“我已吃过很多次了，你们不记得吗？我的另一个母亲过去常做这菜。而后，她说出了干贝玉米另外一个名字，但后来摩根太太都忘了。摩根太太问罗伯塔她“另一个母亲”是怎样做这道菜的，罗伯塔就耐心地解释了她“另一个母亲”做那道菜的方法。罗伯塔还认为她母亲太傻，不象她前世母亲那样用有效的方式擦洗窗户。她常常打断她父母的谈话，发表一些意见，表明她熟知这一话题或事情，而在她母亲看来，正常情况下，她是不可能知道的。

罗伯塔给出了一些她前世是在什么年代的线索，例如，她没有提及穿过明显是属于早期款式的服装，她对汽车很熟悉说明她的前世至少是在美国农民普遍拥有汽车之后，她暗示

她的前世父母仍然还活着，而且能够找到，只要她父母愿意去做这件事。

她索要玩具，这表明她所回忆的那个人很小就死了，不过罗伯塔从没说那个人是怎么死的。事实上，她否认她已经死了，当有一次摩根太太直接问这个问题时，罗伯塔回答：“我没死，我必须得离开他们（另外的父母）一阵子，而且我告诉他们我会回来。”她从未说过她爱她的前世父母。确实，摩根太太认为，把自己和她的前世母亲的声望作个直接比较，她（摩根太太）会赢，尽管机会很小。罗伯塔要回到她前世家庭去的急迫感，似乎来自于她要回去的许诺，而不是亲情的联系。

摩根太太和她丈夫都是基督徒。摩根太太是神召会的成员，而她丈夫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成员，转生之说在这两个教派中都没有地位。在罗伯塔开始讲述前世时，摩根太太对转生一无所知，她对这种讲述没有思想准备，对罗伯塔要求带她去见“另一个母亲”，以及不断地将摩根太太和“另一个母亲”作令人不快的比较就更没有思想准备。每个父母对这种比较的容忍都是有限度的，在罗伯塔每天这样纠缠不休大约六个月后，摩根太太的容忍到了极限。每次只要罗伯塔提到前世的事，她就惩罚罗伯塔，这样渐渐地就使罗伯塔停止了提及

这件事。

但这事一直在困扰着摩根太太，开始是隐隐约约的，后来越来越明显。最后，她脑子完全被必须寻找罗伯塔的前世家庭让她与他们见面的想法所占据。她开始责怪自己没能让罗伯塔自由地将她的前世讲出来，她肯定罗伯塔当时可能说过某些名字，而这些名字是可以用来证实她的记忆的。

可惜，这种态度的改变来得太迟，那时罗伯塔已经九岁半，她已提供不出更多的线索来辨认她的前世家庭了。

苏珊 · 伊斯特兰 (美国)

温妮是一个可爱的六岁小女孩，**1961**年死于一场致命的车祸。她的猝死搅乱了家人的生活，她的母亲伊斯特兰女士更是沉浸在悲恸之中。

温妮去世后大约有六个月，她的姐姐莎朗梦见她要回到这个家里来。当伊斯特兰女士两年后怀孕时，她梦见温妮又和全家团聚。**1964**年，她在产房待产时，孩子们的父亲觉得他听到温妮清楚的声音：“爸爸，我回家来了”。小宝宝苏珊就这样来到了几年前失去了一个小女孩的家。

苏珊两岁左右时讲了一些关于温妮生前的事情。当问及她多大时，她总是回答自己六岁了(这是温妮遇车祸去世时的年龄)。她比自己实际年龄更大的那种感觉至少持续到她五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她坚持说她比十一岁的哥哥理查德大。温妮比理查德大三岁。以温妮的身份来说，苏珊的话是对的；而对于苏珊和理查德的关系来说，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

苏珊对于温妮的两张照片情有独钟，并且说：“那就是我”。苏珊不仅认定那两张照片是她的，还非要把其中一张挂在床边，另一张随身带着过了几个星期，有时反复说那是她的照片。

同一时期，她经常重复一句话：“在我上学的时候”，还讲到在学校里荡秋千的事。苏珊还没上学；她荡过自家后院的秋千，但没荡过学校的。另一方面，温妮去世前已经上学，并且经常在学校荡秋千。

温妮在世时，伊斯特兰女士有一个盖子上带猫的饼干罐儿。她常常和孩子们玩一种游戏：孩子想拿罐子里的饼干时，她就问猫咪这个孩子可以拿多少片。然后她尖着嗓子学猫的声音回答说：“喵，你可以拿一片”。(饼干的数目是根据伊斯特

兰女士估计孩子们的需要和饥饿情况。) 温妮去世以后，伊斯特兰女士把饼干罐儿收起来不再用了，就这样放了许多年。苏珊四岁左右时，伊斯特兰女士把它拿出来，装上饼干。苏珊问她要饼干。她没有意识到苏珊不知道这个饼干罐儿上有只猫的游戏，不加思索地问道：“好，小猫咪怎么说？”苏珊的回答吓了她一跳：“喵，你可以拿一片”。

此后，苏珊讲了另外几件温妮做过的事情。她讲有一次和家人一起到海边捉螃蟹，还讲出当时在场的每个人的名字。伊斯特兰女士记得那是在温妮去世前一年，他们全家去了华盛顿州的海边。在那里，他们在浪花中嬉戏、在沙滩上玩耍；他们拾贝壳、寻海蛤。苏珊也讲过她和姐姐莎朗在牧场玩耍的事；她说她一点也不害怕马，还曾经在马的身体下面走过。这一切对温妮来说都是对的：她和莎朗在牧场里玩耍过、她不怕马、曾经在马的身体下面走过。

有一次，伊斯特兰女士问苏珊是否记得住在街对面的小男孩格里戈里。苏珊回答：“我记得格里格，我常常和他在一起玩”。“格里格”是格里戈里的昵称，这一点伊斯特兰女士从未告诉过苏珊。伊斯特兰女士还问过苏珊是否记得乔治叔叔。苏珊说她记得，还补充道：“我们去学校的时候经常停下来和他玩一会儿”。这是温妮的习惯；事实上，她去世那

天还在乔治叔叔的屋里玩过。可是，格里戈里和乔治叔叔住在温妮在世时他们家居住的城镇。苏珊出生在爱达荷州的另一小镇，并在那里长大。

一次，伊斯特兰女士告诉苏珊她(指温妮)曾在野外丢了一些新鞋。对此，苏珊笑着说她才不在乎丢鞋子，她接着说：“那你就得到镇上给我买新的呀”。这件事发生在温妮身上，她曾在野外丢失了仅有的一双鞋。

苏珊还记得温妮生前的另一件事。她告诉母亲那件发生在她(指温妮)陪妈妈去保龄球场的事。她妈妈打保龄球时把温妮留在一个卖食品和糖果的地方。温妮在那个地方和妈妈打球的地方之间跑来跑去。那里的一个男孩子跑到温妮身旁，并吻了她。伊斯特兰女士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因为小男孩的作法使她丈夫非常生气。

苏珊学东西非常快，以致于伊斯特兰女士这样评价她：“有时候我觉得她学的那样新东西是她原本就知道的，只不过需要提醒她一下罢了”。

伊斯特兰女士注意到苏珊和温妮有两处相似的性格，她们俩都性格外向且随和。她们的姐姐莎朗则是胆小且不随和。

苏珊左臀上有一处胎记，这和温妮被汽车撞倒的致命外伤位置一样(有一份医院检查报告的副本为证，她撞车受伤后被送到医院并在那里过世)。家里的其他成员都没有这样的胎记。

伊斯特兰女士信仰基督教，所在的教会严格否认轮回现象。她认为，如果教会察觉她对轮回现象感兴趣会把她赶出教会的。她确实对此感兴趣，虽然她还是设法继续遵从教会的其它教条。

迈克 · 赖特 (美国)

凯瑟琳的男朋友，沃特·米勒，死于 1967 年夏天的一场车祸，当时还不到 18 岁。

他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业余画家，一个讨人喜欢的高中学生。秋天的时候他就要进入高中的毕业班了。

他和凯瑟琳已经相识快三年了，彼此相许一生，只差没有

正式宣布订婚。一天晚上，沃特和朋友亨利·苏利范去参加舞会，可能是在那里喝酒过量了。在回家的路上，他趴在驾驶盘上睡着了，汽车冲出了马路。虽然他的朋友丝毫未受损伤，而他自己却当场死亡。

凯瑟琳对男朋友的去世很悲痛，但还是振作起来。大约一年后，在 1968 年，她嫁给了另外一位男朋友弗雷德里克·赖特，原先排在第二位的男朋友。他们先是有了一个女儿，然后生了迈克。在这之前，大约沃特死后一年多一点，赖特夫人梦到了他。人们通常认为，如果妇女在怀孕期间梦见死者，死者将会来转生。这种例子在大多数的国家经常可以找得到。实际上，赖特夫人解释她的梦说，在梦里，沃特说他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种死亡，他会回来，并且还会为她画画。在作梦以后，甚至在直到 1975 年迈克出生后，赖特夫人都以为沃特会转生为别的哪一个人的孩子。她还想象，可能是沃特的妹妹卡洛尔·米勒·戴维斯，因为在凯瑟琳做梦时，她碰巧处在怀孕期间。

迈克的出世及早期发育都很正常，尽管婴儿时期呼吸上有点困难，后来就恢复过来了。大约三岁时，他开始显露出对一些人物与事件的不寻常的知识。有一天，他说出“卡洛尔·米勒”的名字来，吓了他妈妈一跳。沃特死后，凯瑟琳

赖特仍然与卡洛尔·米勒维持亲密的关系；但卡洛尔早在十年前就出嫁了，迈克只见过她两次，除了她婚后的名字卡洛尔·戴维斯，迈克对她一无所知。

前面所描述的开场白不足以给她妈妈充份的心理准备去面对他后来叙述的，沃特·米勒死于车祸的细节。迈克对他母亲说，“我和一个朋友在一辆车里，车子跑出了马路边缘，翻滚着。车门开了，我掉出去后就死了”。迈克还讲了其它的细节，尽管不能确定是他最先的陈述就包括了这些，还是后来才提到。例如，他说，车窗玻璃撞碎了，他被抬到一座桥上（车祸后）。他还说，在车祸发生前，他们曾停过车（在高速公路上），去了洗手间。他还提到沃特·米勒临死前跳舞的那个城镇的名字。

赖特夫人知道这些对车祸的陈述大多数是对的。一家报纸的报导（附有撞毁的车子的照片），证实了关于车祸中主要事件的说法。撞击将沃特从车中抛出，他几乎是立刻死于颈椎骨折。救护车运送他的尸体经过了靠近车祸地点的一座桥。

赖特夫人说不准沃特和他朋友在车祸前是否曾停过车去上洗手间。在一个不相信轮回转世的环境中，相信轮回的孤独

感使得她甚至不敢与唯一可以证实这一细节的人（即沃特的朋友 亨利·苏利范，车祸的生还者）提及这个话题。

迈克还进一步讲到了一些事情，就他妈妈所知，都是只有沃特才知道，而迈克是不可能知道的。他知道有关沃特家和亨利·苏利范家的一些细节。最后，在赖特夫人询问下，迈克讲出了亨利·苏利范的姓。他还(稍带差错地)说出了亨利的绰号。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附 1: 禁网新闻平台 (禁闻禁书禁片) 网址一 <http://tiny.cc/jinnews>

附 2: 禁网新闻平台 (禁闻禁书禁片) 网址二 <http://vur.me/jwnews/jw/>

附 3: 网址三 <https://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jwnews/jw.html>